

认识一个熟人,为人、性格啥的都挺好。由于早年做生意赚到一些钱估计是财富自由的,她的特色是交际甚广,喜欢旅游,全世界地玩,如果她突然发一张在肯尼亚看动物迁徙的照片都好正常。她还喜欢去参加那种高端冷门班,比如文物班寺庙班啥的,美食食物更是游走其中如鱼得水,照片琳琅满目九宫格放不下,她还挺大方经常请朋友吃饭。

唯一的毛病就是她非常无趣,三句话就聊不下去了。有时候我都难以相信她这么一个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人会把人聊睡着。我原来以为是缘分问题,有一次碰到一个朋友提起她,朋友第一句话就是:她非常无趣啊。

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都觉得情绪价值重要但是没有含金量,就是嘘寒问暖多喝水啥的,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情绪价值的门槛就是有趣,一个无趣的人是提供不出情绪价值的。尤其是在集体社恐的新时代,有趣的人不仅稀缺同时倍受追捧,人见人爱,车见车爆胎。

而且有趣这件事跟财富、见识、地位甚至看书都没什么关系,鸡汤体质的人也很难趣味横生。其中有看世界的角度差异。

说回我的熟人,我觉得她的问题第一还是不够真实,就是我们平时都会有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变化——以前的歌词:不懂爱恨情愁熬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现在的歌词:要不你还是把我删了吧。

如果说流行歌曲可以反映一定的社会现象,那么以前流行歌的关键词是失恋、伤心,现在的关键词是自由、成长。以前的情感重在撕扯,亲密关系痛彻心扉。现在的情感追求享受孤单,专注于个人疗愈。

年轻人好像真的对谈恋爱完全没兴趣了。或者说,现在的人普遍对恋爱没兴趣。年轻的朋友表示手机更好玩,恋爱性价比太低。一些中年朋友在干帆过尽之后,也选择单身,表示一个人就很好,两个人好累。婚姻更是现实。之前大家还是相爱后步入婚姻的老路,现在的婚姻更像面试:各自简历如下,看看匹配度如何。如果不行,尽快散场不要耽误时间,还有下一个 offer。

老人家把土豆叫作洋芋或洋芋头,印象里,外地来的物种像什么就叫什么,前面加个“洋”字,像洋桃、洋葱、洋扁豆就是这么叫的。

那年春节前后,母亲和三姐就在老家院子里辟出了三四个八仙桌子大的地块种洋芋。母女俩有商有量地忙碌着,等我们从书房出来的时候,她们已经在收拾耙锄头收工了。

位于城郊的老家就剩院子里的一点地了,当时快九十岁的母亲就把这当成了她施展拳脚的舞台,大葱、韭菜、葱、蒜、芋头、洋芋、茄子、豌豆……听说吃了对身体好的东西她都种。院子里巴掌大的三厘地,在她眼里强过三十亩三百亩。她说,门口有了这些就不要花钱买了。在她心里,这块地比我这个瘪落儿还亲。母亲身体一直硬朗,直到走之前,还在门前的水边洗衣服。所以,门口地上的收割成种,从不让我们插手,实在忙不过来就叫三姐来帮忙。三姐是母亲最小的女儿,母亲的话她从从不违逆,所以母亲最喜欢喊她。

洋芋成了母亲眼里的乖孩子,乘风长,时间不长就把疏松的泥土拱出一条条闪电样的裂缝,隔一段时间,从裂缝里就能看到圆溜溜的脑袋儿变大了。收获

点装也就是所谓的立人设,但如果装得特别彻底太想让别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了就会假,假人怎么可能有趣。第二就是不但不能假还要敢于自嘲就是对自己那些糗事不太在意,你看脱口秀节目火爆那样,选手全是敢对自己下狠手的黑粉。第三凡事要有自己的观点不要人云亦云,这就开始不容易了,因为不是简单的抬扛而是别人想不到的角度。第四就是警惕沙化思维,什么是思维沙化,就是无论接触到任何事情最终都变成一脑雾,记住凡事要主动,没有人敲黑板也会划重点。同样是去肯尼亚为什么别人的感受是奇遇连连充满刺激,自己却闷出个鸟来,就是你没有感受力嘛。

所以第五条是学习并且加强自身的感受力,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听一首歌,读一首诗,喝一次酒,吃一顿美食,看一场电影都可以让我们记住感动,难忘今宵,就是因为你有接受美好和感染的能力。

有时候有趣比有钱还要重要,因为人生实苦,永远都是一个麻烦接着一个麻烦,无穷无尽。按部就班的忍耐是很折磨人的,有趣是幽默的基石,能化解掉部分苦难,是人生的止痛药。

而且有趣可以交到朋友,不要相信所谓智能可以称霸一切,高质量的朋友是你一生的财富。

暂停跟老公吐槽:太扯了吧! 富豪怎么会爱上站街女,女明星怎么会爱上一个书店老板? 这不是爱情电影,这是童话电影吧!

吐槽完毕,又继续沉溺其中。太幼稚,太好了吧……当然,年轻人不见得吃这套。有次我无聊去重温经典爱情电影《泰坦尼克号》,

爱情成童话

赵款款

被弹幕扫兴得退了出来。弹幕都是:富二代男友不好吗? 贫穷男主就是小三! 女主有病吧! 女主出轨! 曾经被深深打动的爱情,现在看上去好像三观非常不正? 现在的导演、演员也不敢拍这样的电影吧,男女主一定会被骂死。

好改文章

夏春锦

改得密密麻麻不说,往往每一种还会有多个版本。陈丹青为此十分懊恼,因为在整理出版时不知哪一份是初稿,哪一份是定稿? 木心曾自我解嘲道:“我把自己的文章改了又改,幸亏我不是外科医生……”

的时候,这块不起眼的地方居然收了三箩筐。接下来,母亲按照大小和好坏对洋芋进行分拣、收藏。周末,我们一到家,她就向我们展示收成。我叫她起码分小半给三姐,再分一部分给另外两位姐姐,她勉强应承了一下。等下个周末回家的时候,厨房里还有满满两大箩筐。她告诉我们的,把块头小的分给了三姑娘,其他的都留在家里。

我知道,如果这时候妻子动手把洋芋分了,母亲不仅没有一丁点儿的意见,甚至还在心里觉得这个儿媳很会做人。但是,偏偏那次妻子没有自己动手分,我分析,她应该有她的考虑。最终,大半的洋芋绿绿浪费了。

第二年,母亲和三姐又在原地种了洋芋。结果,收成很差,面对少得可怜的洋芋母亲很失望。看到她近乎痛苦的表情,我说,泥土是洋芋的妈妈,你是姐姐的妈妈,你去年“小气”不肯把洋芋分给姐姐,今年泥土对洋芋也小气了,不让它们长很多,这叫一报还一报。洋芋是地里长的东西,在原地复种收成会大幅减少,一生不曾离开土地的母亲当然晓得这个道理。但是,一辈子相信因果报应的她听了我这麽一说,还是有些将信将疑的。

柴德康谈陈寅恪

谢泳

今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柴东整理的三册《柴德康日记》,据书后索引,有四处提到陈寅恪,转述如下: 1954年4月26日:陈寅恪有小诗,向达先生见示。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

读此诗知此老对新时代仍用旧看法,无怪乎有牢骚也。(上册第257页)

1961年11月19日:阅岑仲勉《隋唐史》,有心得处,不同剽窃,驳陈寅恪说亦不客气也。(中册第624页)

1963年2月22日:王季思自广州来归,言罗季林兄相念之忱。又云陈寅恪先生腿骨跌伤,卧医院半年,近始返寓,仍卧床不能起,可念也。(中册第777页)

1964年12月8日:陈寅恪、容庚联名推荐张次溪为文史馆馆员,必不成,三也。寅恪先生眼近失明,听人穿鼻,亦可叹也。(下册第908页)

虽记述简略,但均有待发之覆。第一处向达抄诗,有诗无题,此诗原题《文章》,有两个版本,此为第二版,第一版为“白头宫女哈哈笑”,最后一句“当年”为“如今”。此诗陈寅恪曾寄周一良,周转邓之诚,邓的名言向为人所知:“这是陈先生的谤诗啊!”此与“读此诗知此老对新时代仍旧看法,无怪乎有牢骚也”对读,可知陈诗确有所指。第二处读岑仲勉《隋唐史》的特殊感受:“驳陈寅恪说亦不客气也。”此和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读同书感受相同,金谓:“有意与陈氏为难,处处与之立异。”第三、四处,涉及陈先生腿伤及完全失明后真实处境,时地明确,同时述与容庚联名推荐张次溪任文史馆馆员事,对后人理解当时知识分子心态很有帮助。

1954年4月29日,当天日记中柴德康抄录陈寅恪《经史》诗(上册第258页),但无作者姓名,所以日记索引未列。此诗写作日期向有疑义,一般认为在1951到1952年间。此处抄录时间系1954年,又增一说。旧诗写作时间,对确认诗中史事极为重要。

忍不住在想,很多很多年之后,爱情会不会变成一种传说中的东西? 变成一种类似于童话中才会有幻想? 年轻人会不会跟AI聊天,问:爱情是什么? AI经过深度思考以后,给出一个模板式的回答:爱情是一种复杂而多维的情感体验,通常指两个个体之间基于生理吸引、心理共鸣和社会联结的深厚情感关系,包含亲密、激情与承诺等核心要素。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体验非常罕见且稀缺。

木心好改文章,这从其身后遗留下来的大量手稿中就可看得出来。手稿上改得密密麻麻不说,往往每一种还会有多个版本。陈丹青为此十分懊恼,因为在整理出版时不知哪一份是初稿,哪一份是定稿? 木心曾自我解嘲道:“我把自己的文章改了又改,幸亏我不是外科医生……”



三伏天,外婆厨房的砂锅里常咕嘟着稀罕物——浮蜜枣的绿豆汤、撒姜丝的冬瓜茶,还有薄荷叶香的薏米粥,外婆说这是她的消暑药膳,能治夏天的“小毛病”。

正午日头像火球,柏油路冒白烟,我在外面疯玩。晚上回家,胳膊晒得通红,一碰就疼。外婆正晒晒陈皮,见状从樟木箱翻出蓝布包。她往砂锅抓绿豆,扔几片冬瓜皮,添水慢熬:“这是被日头精啃了。它最馋小孩嫩皮肤。”绿豆汤熬稠后,她撒冰糖,又刮芦荟汁拌进去:“芦荟是日头精克星,喝了汤,药渣敷胳膊,明天就好。”夜里外婆摇蒲扇,胳膊不那么疼了。

夏天,吃得上火,嘴角起燎泡,说话都咧嘴。次日一早,外婆端来酸梅汤,冰块叮咚响。“酸梅是馋虫

年初住了次医院,查出了冠心病,医生对我说,要戒烟限酒。一个朋友是营养师,她说戒烟要一点一点戒,不能一下子不抽,那样容易引起免疫功能紊乱。她说的当然有道理,问题是我怕抽着抽着,又戒不掉了。于是,下定了决心,立马戒断,不给自己任何缓和的机会,至于什么免疫功能紊乱,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是个有坚定信心的人,要是铁了心去做一件事情,成功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我还是低估了烟草的魔力。尽管我将家里库存的几条烟都送了人,但只要打开电脑准备写作,就习惯性地找烟和打火机,心里特别地焦虑。嘴巴里无烟可叼,脑海里一片空茫,一个字都跳不出来,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电脑屏幕上还只是一个题目,正文部分空白一片。焦虑感越来越深重,嘴巴里也十分苦涩,十分难过,这可如何是好。问一个成功戒烟的朋友,他说当初戒烟也有类似感觉,通过吃糖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又是个糖尿病患者。实在没招,我冲下楼,跑到小区外的超市,买了一包香烟和打火机,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写完手头这篇文章再戒吧。

回到家,钻进书房,关上了门,迫不及待地拆开烟盒,取出根烟,叼在嘴巴上。正准备点燃时,门被推开了,女儿出现在我面前。她盯着我说,爸,你不是戒烟了吗,怎么又抽上了。我十分尴尬,将那根烟塞回了烟盒里,不能在女儿面前失信。女儿笑了笑说,你抽吧,我不会管你的,反正你的生命是你自己的。她说话语气平静,却让我心潮汹涌,在生命面前,抽烟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将烟递给她,让她帮我扔了。她笑着说,真的舍得? 我点了点头。她拿着那包烟,出了门。那个晚上,我是硬着头皮写完了那篇千字短文,花了四个多小时,这对我而言,是罕见的缓慢写作。无论如何,我在无烟状态下写完了一篇文章,这是崭新的起点。

可以说,戒烟半年多来,写的文章比之前少了,也经常会有想抽烟,焦虑感也是会有的,如果抽上一根烟,会很痛快,可这种痛快对我无益。假如我写作时抽烟是一种习惯,那么我现在正在养成另一种习惯,就是不抽烟的写作,我正在加快这种健康习惯的培养。

牛犇真“牛”

吉建富

距离接触,则是在1999年一部影片的拍摄现场。那天临近中午,脸庞黑黝黝的牛犇招呼众人:“同同志们,吃吃饭喽……”我一愣,电影里说话很溜的牛犇是结巴? 吃饭时,我问编剧,他回,片中角色是结巴,牛犇平时就刻意模仿片中人物说话,还将自己的脸晒黑,活脱像个老农民。我肃然起敬。

饭毕,我特意坐到牛犇身边,把误会他是“结巴”的事说了,称赞他真“牛”。牛犇摆摆手,冒出一句:“告诉你,那位台湾演员才叫牛呢。”原来,影片中有位台湾演员王孙,演过《星星知我心》《我是一片云》,刚过75岁,第一天拍戏,中午休息时眼角不慎撞在床头柜上,急送往医院缝了9针。从医院回宾馆,众人劝他卧床休息,他却说:“我这一跤跌得有水平,正巧在眉毛上,缝的针脚请化妆师颜色涂深些就盖住了,不能让剧组停下!”

牛犇原名与张学良差一字,叫张学景,生于1935年。“你肯定不晓得是谁替我改的名字。”牛犇得意地告诉了我这段往事。1946年,沈浮导演《圣城记》,片中有个“小牛子”角色,由谢天导演推荐,11岁初上银幕的牛犇首演告捷。1947年,白杨在香港拍片,推荐牛犇与她搭戏。彼时,演员的名字都流行单字,赴港前,牛犇请谢添为他改名字。谢添说:“大家平时都叫你小牛子,干脆再加上三个牛,叫牛犇吧。”当时他还不认识“犇”字,谢天说,念“奔”,四头牛跑得快。

我说:四头牛,真“牛!”“其实是五头牛。”见我一脸疑惑,牛犇笑道:“告诉你,还有一个,我属牛。”

天敌,喝三天赶跑它们,别再贪吃。”我吸着酸梅汤,酸得眯眼,舌尖却甜。傍晚时,外婆端来一碗苦瓜炒鸡蛋,翠绿的苦瓜片上撒着白

外婆的“消暑药膳”

聂难

芝麻。“这苦瓜啊,看着苦,嚼着嚼着就有清甜味了。”她夹起一片放进我碗里。那天我捏着鼻子吃了半盘苦瓜,竟真的尝出了一丝回甘。那年夏天很长,蝉鸣带烦躁。那是一场决定前途的考试,我脑子像泡过水的棉絮,什么都记不住。窗外阳光晃眼,我眼泪直流。外婆端来荷叶粥,青瓷碗飘淡绿碎末:“脑子转不动,是暑气堵窍。你看荷叶,顶烈日还碧绿,因心里空,能

年初住了次医院,查出了冠心病,医生对我说,要戒烟限酒。一个朋友是营养师,她说戒烟要一点一点戒,不能一下子不抽,那样容易引起免疫功能紊乱。她说的当然有道理,问题是我怕抽着抽着,又戒不掉了。于是,下定了决心,立马戒断,不给自己任何缓和的机会,至于什么免疫功能紊乱,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是个有坚定信心的人,要是铁了心去做一件事情,成功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我还是低估了烟草的魔力。尽管我将家里库存的几条烟都送了人,但只要打开电脑准备写作,就习惯性地找烟和打火机,心里特别地焦虑。嘴巴里无烟可叼,脑海里一片空茫,一个字都跳不出来,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电脑屏幕上还只是一个题目,正文部分空白一片。焦虑感越来越深重,嘴巴里也十分苦涩,十分难过,这可如何是好。问一个成功戒烟的朋友,他说当初戒烟也有类似感觉,通过吃糖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又是个糖尿病患者。实在没招,我冲下楼,跑到小区外的超市,买了一包香烟和打火机,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写完手头这篇文章再戒吧。

回到家,钻进书房,关上了门,迫不及待地拆开烟盒,取出根烟,叼在嘴巴上。正准备点燃时,门被推开了,女儿出现在我面前。她盯着我说,爸,你不是戒烟了吗,怎么又抽上了。我十分尴尬,将那根烟塞回了烟盒里,不能在女儿面前失信。女儿笑了笑说,你抽吧,我不会管你的,反正你的生命是你自己的。她说话语气平静,却让我心潮汹涌,在生命面前,抽烟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将烟递给她,让她帮我扔了。她笑着说,真的舍得? 我点了点头。她拿着那包烟,出了门。那个晚上,我是硬着头皮写完了那篇千字短文,花了四个多小时,这对我而言,是罕见的缓慢写作。无论如何,我在无烟状态下写完了一篇文章,这是崭新的起点。

可以说,戒烟半年多来,写的文章比之前少了,也经常会有想抽烟,焦虑感也是会有的,如果抽上一根烟,会很痛快,可这种痛快对我无益。假如我写作时抽烟是一种习惯,那么我现在正在养成另一种习惯,就是不抽烟的写作,我正在加快这种健康习惯的培养。



伤别

陈曦浩

西风归棹别湖城,疾雨翻波乱日程。浓雾沾衣寒沁足,密林摆手叹哀声。阴晴无序船成影,霜雪有常人断情。只怕相逢不相识,满湖潮涌泪悲生。

装清风。人急躁,心思像塞满杂物的屋子,装不下学问。”我舀粥,荷叶香混米香入喉,火气消了。那天下午,伴着荷叶粥香背书,一切都变顺了。

我忽然懂了,外婆的药膳不是治病方,是借草木性情教我炎夏里保持平和——像绿豆沉潜,荷叶通透,酸梅收敛。如今盛夏消暑,我总喜欢熬绿豆汤,总想起灶前的外婆,把热爱与牵挂熬进茶汤,让每个夏天都有回甘。我盛起绿豆汤,冰块轻撞。抿一口,清甜下滑,像外婆拍我后背:“慢点喝,日子还长。”

十日谈

夏日消暑

责编:沈琦华

原来夏日的清凉,在一盏菊花茶的起落间。